



蓉槎蠹說卷三

歛程哲聖跂

唐道人侯道華手子史不釋卷人問之曰天上無愚懵
仙人明唐詩煉丹道流勸入山曰家有老母世無不孝
神仙斯二人者可與論飛昇修煉之事矣

劉元城除諫議以母老辭母勉使為之鄒志完恐遺親
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吾何憂唐璘拜監察御史皇
恐避重為母累母曰汝第盡言吾有爾兄在後俱以諫
論貶斥不虛受職更難於三母

宋武帝以藥酒一甕付張禕酖琅邪王禕於路自飲死
唐代宗賜賈道冲酖道冲子直言給父禮神伺使者怠

取自飲而踣次日毒潰於足蘇詔減道沖死流嶺南一
歿一不死生為孝子沒為明神也

南宋孝武大明年發三五丁孫薩違期當死其兄棘辭
列身為家長罪應坐乞代死薩又自引太守張岱疑不
實各置一處聽死並懽悅棘妻許又寄語棘大家臨亡
以小郎屬君今未娶家不立君有二兒死何恨岱表上
詔原罪賜帛兄弟爭死多有之難於其嫂耳

季子治亶父三年巫馬期易貌觀化見得魚者釋之問
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先明道先生調上元主簿
見道旁持竿黏鳥折其竿教使勿為及罷官棹舟數人
語自折黏竿子弟無復畜禽鳥賢者化澤旁敷深入人

心若此

金陵半湯湖水出一壑而冷熱分魚交入輒死閩中福
都海水通河二水之魚交入亦死火鼠水沃之歿龍火
得水則燔以火投之反熄獨異

嘉定間黃大諫子中見廣州韶陽屬邑乳原民爭乳田
鄉有地種乳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於內草覆之糞壤
壅之候雨過氣出粉化為蛹如蠶螬取蛹作汁以米粉
漬而成乳食之南人口食不檢至此哉

草履曰屣

音費

見左傳革曰屨

音踞

麻曰屨

音覺

屨同馮驩躡

屨見孟嘗君木曰屨

音極

屨中薦曰屨

音替

一作屨又屨

音燮

省作屨亦履中薦南史江泌晝則斫屨夜隨月讀書梁

益謂履曰履音推自方言耳周官屨人王及后赤黑舄黃赤纁青句此豈施之革者何不命之履人而屨人也晉令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無過純青而鹽鐵論譏世風不古僕隸下人表以文綦綴以朱蠙則四公子客所躡也古繪賣者一足著白一足著青

唐群蠻聚寇以徐敬業為刺史單騎至府處分他事畢問賊安在乃從一二佐史直入其營諭之國家知汝等激於貪吏今可悉歸田後去者為賊杖魁首數十遣之英公壯其膽略乃曰破家者必此兒亡賴賊從吏武牝翦滅唐宗敬業邁迹幹蠱乃賢子姓事雖不捷天也而乃預縱獵火徒為門戶計乎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疏云人夜寐忽覺而漫出門昔年予夜讀至三鼓一同學者先寢忽起啓門出便入仍閉門伏几坐鼾呼如故僮扶而上榻翼日詰之不知也如此類司寤氏安得一一主之明正德庚辰寧邱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夢發顛或至江櫂舶行數十里覺其為夢也而返及舉事之次夜一軍皆然謂之陣亡此史傳所未有塞外無城驛以烽堠計程五當一驛首宿白龍狼居皆烽堠名岑參首宿烽邊逢立春葫蘆河上淚沾巾葫蘆河上狹下寬烽主晝燧主夜

唐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屢目之佯不寤徐捲啖之肅宗割羊脾水澤手因以餅潔之覺玄宗色動

四
卷三
徐捲而食按啖拭手餅亦是急智然足售奸齊鬱林以
誑武帝適覆其族耳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鼠從穴出曰周南爾
以某日歿周南不應至期鼠冠幘皂衣出曰周南汝日
中死又不應復入斯須出語如故不應亦如故入復出
出復入日適中曰周南不應復何道言絕顛蹙死即失
衣冠晉太安時江夏張騁所乘牛忽作人言天下亂乘
我何之墨客揮犀載鄱陽龔紀應進士舉其家妖作召
巫巫寒向爐貓卧其側家人語巫百物為異貓獨否貓
人立拱手曰不敢玉照新志嘉祐末有攜巨魚入都能
人言號海多北夢瑣言路巖自成都移渚宮所乘馬作

人歌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

盱南陸氏蓄猴遁於屋彈石不能中夜寂則下擾一少
年臂俊鷹發鞬下瞰猴舉瓦以扞不能擊則穿雲以逝
主客不知所為次日聞空中鈴聲乃鷹至猴仍前計鷹
揚翮以過猴眈眈不置隨有一鷹攫而中之蓋遠逝求
其侶也又勳貴家蓄猴久戲其侍婢主欲殺之逃匿塔
頂出沒趨捷無如之何乃放鷹擊之反裂其爪一遼東
人應募鷹形甚小解縲縱至塔頂盤旋瞥然遠逝良久
從天際下猴張目視毛羽一抖黃沙蔽天猴目昧不能
開一擊墮地彼統師者遇敵勁輒潰曾二鳥之不若矣
杜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內泥他沽酒拔金釵非

烟脈脈春情更泥誰柳七詞泥歡邀寵最難禁花間記
得泥人微斂黛柔言軟纏曰泥乃計切

朝會雙鳧網之得雙鳧人知葉令王喬一事盧耽為州
治中元會不及朝但見白鵠迴翔威儀以帚擲之得雙
履南海太守鮑靚夜訪葛洪達旦乃去而不見車騎密
伺見雙燕網之亦得雙履然則鵠燕皆足名履而聽鳧
專有之乎

白虎通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
生耳王者養長教之父不得專孟堅此論將廢父子一
倫

蒼梧太守吳臣照鏡不見首晉甘卓節鎮襄陽亦然視
庭樹首在樹上少焉為王敦所害殷仲文照鏡不見面
數日被誅梁河東王蕭譽引鏡不見首為王僧辨所殺
不善必先知之莫彰著於此

明皇問張說今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古者無民耶對古
者民無姓有姓者有爵土者也左傳天子命德因生以
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二十五子得姓十有四其
後居諸侯國土以諸侯姓為姓居大夫采地以大夫姓
為姓故云皆出自帝王尚書百姓昭明百姓如喪考妣
由說之說而推皆有爵命者周人尚文人皆有姓故百
姓通民庶也

左傳將獵為兩甄置左右司馬文十年楚子田孟諸宋

四
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注以孟為甄世說桓玄好獵雙
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杜曾攻陷楊口周訪令李恒督左
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破之梁裴邃壽陽之戰為四
甄以待大敗魏師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佩龜改於武后天授
元年取義玄武杜金魚換酒來開元復佩魚李白憶賀
監金龜換酒處白遇賀在中宗朝武制尚未革炙轂子
以魚袋為古算袋魏文易以龜唐改魚恐未然

盛鶴列於麗譙之門門上為高樓以望曰譙樓五行志
主公車大誰注主問非常之人姓名誰何一作譙呵

鞮音在背荀子蛟鞮注馬服之革以蛟皮為之鞮音在

胸詩陰鞮溘續注斬環言常處游左驂如驂之有斬鞮
倚兩切在腹今之袞肚鞮音在後

南史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非蘊藉潦倒士耶北
史自太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為潦倒而崔瞻終
不改則潦倒非偃蹇不偶之稱樂廣王衍宅心事外言
風流者王樂為首陶侃目庾亮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
術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杜如晦少英爽以
風流自命權德輿賀知章皆以風流稱杜為政風流今
在茲風流儒雅亦吾師劉禹錫如今縣令亦風流皆言
蘊藉又安有放達之稱哉

淮南子磨蕭斧以伐朝菌太平御覽引王莽傳喪其齊

齊音齊斧虞喜志林側皆切師出齋戒入廟受命受斧故也陳林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易喪其資斧應劭曰齊之言利也按蕭亦言利惟資失解

昌黎飛黃騰踏去不復顧蟾蜍伯樂子執相馬經求馬見大蟾蜍謂父得一馬略似但蹄不累麴伯樂笑曰此馬好跳不堪御也

陸機文賦清麗千眠一作裕綿轉作芊綿韋莊可憐芳草更芊綿

江淹別賦閨中風煖陌上草熏六一詞草熏風煖搖征轡內典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陽燄愚夫以

為野馬渴人以為流水素問澤中有陽欲注如火烟騰騰起水面海賦陰火潛然頽况使新羅句陰火暝潛燒東坡金山詩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身棲鳥驚

漢律以飢寒死獄中為庾音與死說文束縛捽捽為曳庾曳通持髮為捽即力切臥引為捽音裔別作拽

辰州人因射豬入一石室室有老翁問何為射吾豬對以傷禾翁呼童子責之何不謹門令逸出射者私問童子曰我是王弼受易未通罰守門然則老翁又誰伏羲耶姬文耶元公邪東家老邪

吳郡太守封蘭亭侯蘭亭越王種蘭處水經浙江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名蘭亦曰蘭山里

南華燕昭王所養大豕見夢於相仗君得化為魯津之伯集異志開皇末渭南人聞二豕人言歲將盡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應曰可向水北姊家一欣速化一戀餘生前則食寄書而立化後則臨筴說而不入者

帛每疋卷為二端五疋十端為束宋赦賜致仕高年束帛胡旦瞽廢夏英公鎮襄陽贈縑十疋胡手捫曰寄語舍人何寡聞若此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解自見乃以五疋還昭二十六年傳申豐以幣錦二兩適齊師注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疋也

三山符籙茅山上清籙閻皂山靈寶籙龍虎山正一籙婚禮必稱主人天子不可下敵故帝女降以同姓諸侯

主之曰公主漢翁主諸侯女也諸侯無嫌其父自主之郡主縣主何所取義

謝靈運水碧輟流温山海經耿山中多水碧又柴桑山潯陽水其下多水碧水玉也江淹水碧驗未贖李白水碧或可采皆對以金膏金膏仙藥穆天子傳河伯示女黃金之膏

文字見脈絡處即是蹊徑如人山行近則徑路分明而山色隱遠一分山色反增一分其中徑路縱橫皆不可見而未嘗不在并其中之牛鳥糞穢皆成青碧故作文初須與之近至能遠乃妙也

匡衡傳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何武為九卿奏置三

公官與翟方進奏罷刺史更置牧後皆復復注下復音
福復如故也唐中興頌復復指期

法書題名首尾紙縫間曰押縫又曰押尾後人以草記
自書曰押字孫公談圃先朝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
尊從簡省代名也劉莘老蘇子容得張安道書但著押
字不稱名畢文簡與萊公帖尾用押字下加拜咨皆以
押字代名按東觀餘論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
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

衛瓘奇樂廣此人之水鏡北史蔡大寶見柳莊歎襄陽
水鏡復在於茲不僅一司馬德操

宋紹興十八年戊辰進士錄分五甲共三百三十人特

寶祐四年王伯厚先生典試

奏名一人是時狀元為山陰王佐而朱紫陽及五甲第
九十人寶祐四年丙辰進士分五甲共六百一人是時
狀元為文文山而謝枋得得登二甲第一陸秀夫二甲
二十七宋三百年進士科最盛然二錄獨存以晦翁文
山及陸謝二公故也然則人重科名乎科名重人乎
虞玩之不受新履曰著簪弊履復不可遺韓詩外傳孔
子出遊少原之野婦人刈薪而亾著簪哭甚哀

淳于髡傳

音卷收
衣袖也

韞

音滿臂
捍也

鞞

曲也
踞同小
跪也

陳餘傳趙王

袒韞蔽自上食

蚺蛇能救杖死性亦萎陽劉瑾以蛇油中武宗不入宮
寢十五年後南幸寵劉妓蓋蛇視生年若干滿其年則

四乃多
姜性解嘉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有以蚘膽一丸贈舍
之得生越三十年始生子蓋姜性滿其年解也

衛風猗重較兮車有較有軾較高軾下古人立乘憑較
若為敬則下憑軾而首俯以較在軾上若兩較然故曰

重古名較為車耳諺仕宦不止車生耳吳童謠黃金車
班蘭耳閭闔門見天子 爾雅引詩有美一人陽如之

何漢書西南夷自稱娼音易徒方言巴濮間自呼阿陽陽
之言我也韓詩外傳引周南抽觴以女不可求思前一

條補注所未及後二條備解詩之異
杜醉為馬墜朱汗驂驪猶噴玉按干旄疏夏駕兩曰麗

殷益一曰驂周又益一曰駟曲禮疏一轅四馬中二馬

夾轅為服外二馬為駢鄭風兩驂如舞即駢而異名魯
頌有驂有魚二目白名魚馬毫音古汗切白名驂杜如此用

殊不解脛骨近足而細為骨
唐玄宗朝無忝貌國貢獅百獸見之皆懼康熙十七年

西洋渡爾都加利亞國貢獅尤悔菴有賦如戲音潺有彫

茸毛如斗正色如鏃 一獅奴瘠而長手鐵叉如鬼所

過州邑日供三豬
楞嚴我欲無心應汝行事於橫陳處味如嚼臘橫陳二

字義作何解洪駒父詠雪偏隨江月橫陳夜未放江梅
獨自春狀月光之平鋪也義山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

周師入晉陽則褻用之矣

孫崧譏邴根矩鄉里有鄭君而遠求師以鄭為東家丘
耶邴荅君乃以僕為西家愚夫南史張彪傳我不忍令
鄉里落他處沈約山陰柳氏女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
作夫張沈皆以妻為鄉里其說亦未有定

評謔有雅而佳者亦足破笑朝野僉載魏光乘好題目
人姚元之長大行急目為趁蛇鸛雀楊仲嗣躁率目為
熱鑊上猢猻及莊綽未老而癯瘠江栢呼為細腰宮院
子魏收驚蛺蝶火迫鄴侯失鷹師被凍蠅之類雖未接
其人風味猶可想見

春秋緯武露布文露沉注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
沉重者人尚文戰勝檄衆義取布散書于布曳之使國
人共曉胡譏為風俗通臘者獵也田取獸祭先祖伏獵
侍郎似亦未可全非余姑為二子解嘲

晉獻公嬖臣二五耦明江陵相君家奴有五七九傳七
則游楚濱者招權納賄王五笑其所為頗有識宋九善
詞翰而權不及七後楚濱典刑宋九王五未知何以終
王起三任節鎮入踐中書而昧於理家俸入盡歸僕妾
老年寒餒至分伶人月俸周洽累歷名邑卒于都水使
者吏人為買棺器有黔婁之實而無清白吏之名亦天
壤間大怪類耳每詫紈袴子藉口曠達耗三十萬米穀
而曰壯哉雀鼠銀杯一廚蕩於海鷗而曰羽化晚節失

路不羞丐貸他門而終不足填尾閭之壑吾見其人矣
吾聞其語矣可歎也哉

羊侃直上堯廟石壁橫得七跡對擊丈餘石人盡碎舞
人張淨琬腰圍尺六寸耳掌中盤旋騰踏固其所也寂
異者安祿山肥至三百五十斤馬不能勝玉環腹上乃
載得此物又按石家翔風三十即退為房老而馬嵬嫗
藏得玉環錦韞已三十有八也

曾赴一吉飲賓主十餘人觴半主人舉觴政予屬一前
輩東坡秦黃諸公以兩卦名證一事先生猶堪續否前
輩云劉孝標三妹皆得才聳為歸妹同人閩王延翰婦
崔妒虐不道無雲而霆斃為大壯无妄宋宰相趙雄對

御七醮玉海籠炊百枚為噬嗑大過予捧腹良久移席
私語曰先生適語犯三客某二妹壻名為士不識一丁
某四旬無子憚內不置妾某善啖不見主人饌設當其
前淨無餘乎

以今人情論之富貴可得孰不願得之父若兄然亦視
其富貴何如其子弟又何如陳萬年教兒諂而咸頭觸
屏風褚賁愧父淵附齊退處墓下淵奉璽綬詣齊勸進
進司徒從弟焯歎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王晏
佐齊明帝廢立為尚書令從弟思遠曰兄荷武帝厚恩
一旦贊人作如此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後拜驃騎晏
謂其兄阿戎勸吾自裁豈有今日思遠遽曰如阿戎所

見猶未晚人樂有賢子弟而三人俱失之

王深甫有臨河寄介卿詩曾南豐集亦有寄王介卿作
即是介甫初字雲烟過眼錄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
士印文云火正後人後並不見用

一納介卿家此又
南豐集中所遺者

能改齋漫錄載南豐懷友篇
末云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

易豕辭凡稱大人惟曰利見用見而已至于困乃質言
之曰大人吉明夫上聖大賢皆由此出困之益大矣外
此則惟謙豕質言君子蓋亦此意

漢詔舉鉤黨郡國連逮史弼為平原相獨無所上前後
督促至嚴弼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宋詔行青苗鮮于
侁在利州路部民不請侁亦不散安石遣吏廉按侁曰
青苗願取則與民自不願吾豈能強之安石亦無如之
何詔書所行而能據理正對始知天下無難處之事特
人之才識不足以應之耳

項羽王高祖漢中分關中地王秦降將怒謀攻羽蕭相
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因勸帝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三復愈於死之語真如疾雷破曠吾見世人
爭小利僅如毫髮至殺身苟能以三字為弦韋可以樂
飢可以尊生可以知命可以進德

分甘餘話吾鄉一先達家居子姓偶言及曹縣五色牡
丹之奇請移植之答曰牡丹佳矣然不知能結饅頭否
因憶宋王文康詩棗花至少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

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猶是此意

嘉靖徽郡志載吾族仁公客遼陽有士人經寶者繫獄當以金贖家貧無從出既傭子富室復鬻子婦于公券且成公訶知其故亟遣還之焚券不取金寶遂得輸官免罪又以餘金贖子還學士汪諧序其事厥後孫布政公旦當世宗三年以爭大禮同豐熙等一百三十四人下廷杖聞旗校中私語曰誰為徽州程旦者公自度無生理杖者乃曲護公得不死公莫解所以尋造公邸問安即經寶孫也天之報施豈偶然哉

梁武遠慕溫子昇曰曹植陸機復生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及至劉峻策錦被則失色惡之不復引見沈約

策粟少三事聞此公護短不讓羞死語則欲抵其罪賴徐勉固諫止真憐才者願如是乎揮塵錄宣和中蔡君安提舉祕書省令坐客徵瓜事皆不敢盡言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都所未聞數日補外此曹碌碌又不足較也

泰定初考試禮部虞集言于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

李空同嘗云松柏蒼然梧竹踈秀茶梅冷澹荆棘鍼刺檇櫟臃腫芝蘭靈異茶蘼穠弱鹿葱海棠艷麗並育而

同生氣之變化然也文固有難于拘論者伯生之言可為閱卷之法

容槎蠹說卷第三

容槎蠹說卷四

歛程哲聖跂

岳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柏山五伯擁川天老肅兵禹召集百靈搜索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因囚鴻蒙氏商章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無支祈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禹授之章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之鷓脾桓胡木魅水靈奔號叢繞以千數庚辰戟逐之鎖以大索穿以金鈴徙之淮陰山之足云云唐永泰楚州漁人於淮中流得古鎖攬收不絕刺史李陽冰集人力引之鎖窮一獼猴躍出隨沒則

其物也禹之威神若此夾舟之龍何怪乎蠓蜓視矣集

錄禹得康辰虞余之助按楚詞乃益稷字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東坡有一帖黃繡綽告明皇求作白打使此官亦快人意坡非快其官快其錢耳然猶未若渴羌為得計晉武授姚馥朝歌令云朝歌有紂酒池使老羌不復呼渴後又遷酒泉太守

燕依人為宇微物耳而每敦虞殯之義臨江王自殺墓藍田銜土投冢一也王莽掘哀帝母丁姬冢銜土投穿中二也昭明太子改葬奄人竊琉璃盃紫玉杯二殉物羣飛擊之有司捕得置墻內復銜土增墳三也都太玄

下窆銜泥助冢四也而肅宗為太子日召安祿山飲將酖之乃墮泥於危使祿山疑而去又何黨惡吾常謂明皇舞馬不及昭宗孫供奉遠甚茲燕將無為大燕皇帝火迫鄴侯也與

夏侯隱登山渡水閉目美睡而不蹉跌文五峰每行遇欲睡輒凭一童子雙足不停鼾聲聒耳陳希夷最善睡然有期日未聞如此俾晝作夜沿途譜混沌定是渴睡漢未醒

王莽捕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大醫尚方與巧屠共剗剝之量度五臟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又慶曆間杜杞招降廣南賊歐希範大為燕犒於座上執之數十首盡

四
十一
磔於市剖腹剝腸使醫及畫人二探究成五臟圖以此治病亦古今禁方一大變客因言醫不謹用藥謬誤致所患增劇戲之曰藥囊可以提荆卿而藥杵且椎殺愍懷醫生死人正不須藥也

魏河間王元琛不將定州中山宮來漢羊元群乃載北海郡溷軒去西京留守王守恩器車非輸不得出城徐知訓遂掠宣州土神入覲土木人鬼不遑寧處斯其為如蜩如蟬如沸如羹之世乎

虞仲翔伉直不容於仲謀曹子桓在北宴賓特為設虛坐一仲翔之身孫氏賤目曹氏貴耳然而青蠅弔客嘵嘵於一知己許昌懸榻想未之聞耳

天官書客星有五所臨之國周伯喪老子饑王蓬絮兵國星疾温星暴骸非吉徵也太公陰謀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以目子陵冤矣余以為解者誤也子陵賤者也以賤者之足而加至貴者之腹是謂客星犯帝座子陵非客星且加帝腹咎見於客星玄象感人豈其妄李正己詐獻三十萬緡崔祐甫請遣使淄青慰勞吏士即以賜之趙德明告饑求糴百萬王旦請具粟於京師詔令來取宰相有才知奸人寢謀徒恃一味休休有容之量濟得甚事

太丘赴張讓父葬中郎不荅五原太守王智舞太丘佞邪中郎妄邪

賈敦實為懷州致政病篤家人迎醫止之未聞良醫能治老夏官侍郎侯知一不服致仕二人恰好對仗因歎世間人事必有對有九經庫之谷律那即有沒字碑之崔協有一日數浣之何佟之即有頭面一月十五日不洗之嵇康有三日香之荀彧即有汗臭漢之余靖有宮嬪三十餘同日謝恩之宋度宗即有數步外遙憎其臭之蕭譽迄未有單行者

詩人多用襪被事姑舉一二蘇昌容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單衣襪被自將以襪被對單衣則襪被為三幅被二字連而讀之沙門曇永匿王廞幼子華使提衣襪自隨注帕也以裹衣物直以三幅帛為帕王筠詠裁衣襖

襠雙心共一抹柏幅兩邊作八撮柏腹裹肚也柏同杷三幅帛也大約長其帛則為被短其被則為柏散其幅以裹物斂其幅以裹肚也

通政曾秉正以罪竄還鄉里鬻四歲小女聲言為資太祖聞之怒爾既不能為人父實難種於世命闔之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請効用內庭宣宗曰此人已至三品更欲何為而勇於自殘希進下法司問罪一行詐而得闔一求闔而不得盛朝宸斷物無隱情何用觸罪神羊指佞草為哉按劉鋹於群臣將任用之必闔則又異

宋龐安常虞世和俱善醫龐耳失聰大蘇所謂我以手

語君以眼聽兩異人者是也每應延請駕四巨舟以貯
賓客工藝聲伎廚傳日費不貲虞性不可馴所得旋施
貧者最敬黃山谷獲佳墨精紙必歸之此二子者豪而
俊爽邁而知人第以醫目之淺之乎視二子矣

文人強作解事徒為千古笑端建炎避寇倉卒駐蹕侍
臣陳劄子恭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錢塘呂頤浩笑曰
秀才家識甚好歹推之讀書不審誤於下判沉思草制
虛有其表此事由來久矣而雅詞俊句反出於曹景宗
沈慶之也不識此種何處生活

章惇四子登科皆隨牒銓仕州縣若不肯以官爵私其
子者吾謂閒散京職使大臣子居之以便溫清情理兩
得州縣視民之官必須妙選才俊於一切錢穀詞訟風
俗利病嚴加殿最始為無負而僅借以博遠其子之名
豈忠於謀國者且省府清華大臣子豈不堪任第當論
其才不才不當較量中外平施之道恐不若是

漢江都王建令宮人羸而四據縱牴及獒交翼生異種
而孟慧度蠻婢與犬通處逾年未嘗生犬也乃大地甚
有不可思議之事新陽男子得女烏為婦生二女悉衣
羽去帝記帝豫章稱為飛夜遊女夜不露兒衣云此烏落塵
令兒病丹徒陳性作魚簷潮退得女麗而修一人就姦
之夜見夢於性我江黃也失路落君簷小人辱我當殺
之潮至去姦者病死洽記洽然東海人魚臨海鰥寡畜諸池

沼與交合無異也江黃或其貞者耳查道使高麗晚泊
 一山見沙中婦紅裳雙袒髻髮亂肘命水工擔置水感
 舞而沒問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祖異記又蜀山猴
 獮好竊人妻久之與為類沈黎有獮見婦女輒盜入穴
 西番部落切畏之易林坤之剝南山大獮盜我媚妾則其物
 也西方有獸名綱如猴皆雌無雄每伺要路牽男子上
 絕豕三合而有子人獸混雜失其種族青寧生程程生
 馬馬生人南華沖虛二老論之矣

宋二相張齊賢趙雄善啖張服黑神丸五兩為劑夾胡
 餅食之廚吏計其飲食溢金漆大桶趙對御七釀玉海
 容三升者繼以籠炊百枚二公求免伴食之稱得乎

玉女降甘泉宮武帝逼之因唾帝面病瘡經年此唾之
 惡者也謝石遇道姑批其頰曰爾以多言致累黥迹於
 是盡滅此批之佳者也

盧循餉劉寄奴益智糴按本草海南產益智為藥治氣
 止水而無益於智循蓋取其名相諛耳佛狸北退就臧
 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大無主人禮然百牢徵饋六州
 被殘制勝僅賴此書

終風顛言則噓箋言我願思也俗云人說我語有所本
 不第此也燕北錄戎主太后噓噴近位臣僚齊聲呼治
 蔓離猶漢呼萬歲今鄉里父若母於幼兒女亦呼百歲
 直萬里同風矣漢藝文志噓耳鳴雜占十六卷占者占

其吉凶也設令普天季秋行夏令民多鼯噓可勝占乎

東坡元日詩曉來頻噓為何人

魯敢遇仙女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蓬萊女仙徐清詩效康樂書仿山谷陳后山詠之時學黃家元祐脚梁使至吐谷渾見牀頭劉孝標集數卷新羅上書請蕭夫子

穎士為師雞林賈人鬻元白詩本國宰相以百金易一

篇偽者能辨原寂使新羅其國人傳馮定黑水碑画鶴記韋休符使西番所館寫馮定商山記於屏契丹使人能誦蘇子瞻文日本安南交上章以金幣乞宋景濂碑記唐夷入貢別署貨貝購柳書高麗求歐陽率更書百濟求蕭子雲書望船三十許步拜而前詩文翰墨之美

見賞仙真流傳海外文士清福極矣此外更何多羨然而妒及燕泥草綠以致於掘筆求免者何其不幸也可歎也

莊雜篇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鴻烈解日出虞淵爰息其馬楚詞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廣雅日御曰羲和因車而有馬因馬而有御此以人間制度想象天上耳豈容認真而李長吉相勸酒遂云羲和騁六轡晝夜不曾閑何其癡也

梁武用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踰年始成其長九里秋水暴長堰壞怒流奔海聲聞三百里水怪隨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不可名狀酉陽雜俎江州

一漁子忽上岸狂走問之不能對細視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徧其上黏噤此人脊火熬之方落每眼下有一齒出血數升死又閱一書運河某閘一日水驟湧若有物壅其流閘夫以銳刃刺之不入覺中所少軟極力猛刺則有龜首十六環而舉張口噴血利齒間以赤毛度其軀如丈餘大箕十六首四面向漕使投羊豕祭乃去水府幽深何物不有太真牛渚然犀曾未察其十一鷗冠書云申徒狄以世溷濁故負石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然已

蘇威言於文帝臣先人戒臣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及鄭譯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帝下詔留於世為

不道之臣戮於朝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之熟讀隋於是得刑孝經始有實用彼向栩河上北面讀之退張角直與凝之請大道鬼兵破孫恩欽若誦仁王經解契丹圍為千古三駭人而已宋梟患涼州寇叛多寫孝經令家習之未見其失而何以蒙譴而陸贄忌于公異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致坎坷終恐仇人之筆宣公賢者不應有此

真宗與臣僚談及莊子忽呼秋水則一妙鬚至誦秋水一篇劉琰侍妾數十恚能誦魯靈光殿賦康成婢遭罰以胡為乎泥中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相慰問耳根清淨如聽兜率天歌唄今人家惟聞鈎輶桀格聒噪不已華

陽乖龍左耳割取容少遲乎

謝朓辭吏部郎沈昭略曰卿人物之美無愧此職所恨刑于寡妻滕甫弟申狼暴恃母愛凌侮其兄章惇謔甫公多類虞舜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惇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機鋒雖毒然有此症即可無此藥正未可以中醫目沈章二公

孫知微問女巫識鬼形狀者巫曰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因評冥中所重何罪曰殺生與負心每見近人牋疏感應諄諄殺生而負心鮮及因憶一二事陸超之門人殺超之求賞超之葬復助舉棺棺折其頸而死寇祖仁昧城陽王元徽舊恩尔朱之亂徽走投之祖仁利

其金百斤馬五十匹邀斃於路以首送兆徽夢語兆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兆如夢徵之祖仁出所得并私金三十斤馬三十匹兆不聽懸其首於樹而大石墜其足捶之死負心必報而報之捷速未有若此二事者

溫公作通鑑至唐太宗忽有黃袍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知為帝也跪而言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陳桎續編於陳橋事書曰某自立而還方屬筆雷震其几桎色不變厲聲雖擊桎臂不改矣後夢宋祖召進立庭下殿上傳呼升階帝冕旒黃袍降迎曰何負於卿乃比於篡桎謝死罪誠知以此忤陛下然史

貴直筆雖死不可易驚而寤客謂吳兢作武后實錄燕
公以情祈改不許拒死帝生相孰難孰易余謂能為兢
者斯其能為溫公陳桎者也雖然不為利回視不為禍

怵則有間

桎入明為起居注有罪被
刑太祖曰朕為宋祖泄憤

紹興九年遣士儂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燾還奏殄滅
之未足雪此恥臣構問之但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及端
平元年金滅矣朱揚祖還自洛以八陵圖上理宗含淚
太息予曰昏德重昏五國城之癡骨無論矣曾永熙七
陵而竟乏林唐兩義士冬青之瘞也然英爽如昭陵溫
韜尚能取其物何論乎他庶幾獲免者莫定之風陵如
鬼之疑冢耳又使後代皇家盡如霸陵則二百年後呂

雉安得赤眉充審食其武媚安得黃巢作薛懷義哉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入櫃避突厥以鑰付奴牢掌之賊
來慎勿與唐瀛州刺史權龍褒改多感元年及狗衝破
陳另日作忌兩刺史相遇定有可觀

授越女劒術者白猿也授周群黃帝而下曆日一卷者
又一白猿也自是猿之黠者其癡者第能為魏元忠守
火高太素報時雖然人物判矣獮何與人事而若是僕
僕當是穆王南征所化之君子軍耳

古為婦人而死如石崇喬知之不少矣然綠珠碧玉未
嘗負二子也漢成寵擅趙家姊妹遠條館但棲息一赤
鳳宮奴唐明奪其子之婦有之諸姨車鬪風恩何渥也

而幽州明駝使間一竊發介甫詠明妃漢恩自淺云云若為馬嵬三郎收此癡淚

董卓兇麤人也能容受直言又能吐賞心之語其廢少帝殺何后蓋勳與書足下小醜何以終此其折朱雋卿勳又曰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魏晉而下諸奸所未能受也及語袁紹天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卓胸中儘自了了不似高歡朱溫初年謬効忠款君子不以人廢言於卓固有取耳

王光遠干索權豪遭辱無悔時人譏之顏厚如十重鐵甲按賈充問孫皓在南方向何以剝人面皮皓答憎其顏之厚正為此輩耳語云殺虎賴兇人佞人之人柔而害物虎之雌者非如皓之徒則脫網去矣朱溫撲殺諛車頭客五六差堪接武若唐太宗則明知之而不能殺也然佞人亦何益正德朝太常卿劉介媚冢宰張綵而喪其室矣

漢官儀侍中刁存年耆口臭桓帝賜雞舌香令含之此香非盈於漢而乏於唐則天何以不賜宋之問而吝北門學士之賞也若白居易則消得防風粥一甌口香七日又李林甫壻鄭平食甘露羹一夕髮如鬢堪與防風粥作對

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人言永興中多發冢墓求古物所致南岳魏夫人云禍之最急

四
者惟墓風與冢訟然又疑一事盜發蜀先主冢見二人
秉燭對弈則先主武侯也盜惶懼與之酒一杯玉帶一
條及出牙舌已膠於漆腰束巨蛇而死夫口已膠矣言
之者誰而詳述其故若是也

天雄軍豪家芻芟亘野時穴官堤取利趙昌言為守堤
潰吏告急命取豪家所積給用安豐芍陂民多侵耕其
間雨水溢則盜決放水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
起兵夫獨調瀕陂民築之與西門豹投巫三老宋均令
唐后二山娶公嫗皆娶巫家同一妙用發奸摘伏豈病
其譎哉

陳升之元絳同日病陳語家人厚之即痊吾死矣請其
說曰夢至一室青帛幕甕器甚多吏守之題元參政香
飯問故吏云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盡即分減別器
不殘一粒所貯其餘也世人狼藉委棄為掠剽鬼所罰
減算奪祿無有免者元公應更延十年按五穀天以養
人分餘可飽僕隸殘粒可飢雀鼠何忍拋散冥報斷斷
不爽但數十爐為張說鼓鑄橫財未免誨淫耳

令狐岷發楊炎請託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奸人欲
殺之炎力救得貶杜肅懷一變發張德私宰犯禁次日
對仗則天出肅表語德卿會客亦須擇人舉朝欲唾其
面德宗武后於是為能君按淳熙中張說為都承旨奏
欲置酒延侍從孝宗曰當助汝酒殺至期客集獨兵侍

郎陳良祐不至中使以上尊珍膳賜附奏奉旨而良祐不至是違旨孝宗忽顧小黃門說客散否對彼既取旨必卜夜乃命再賜復附奏良祐迄不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

羊氏有兩哭事醫術人羊志哭宋孝武殷貴嬪嗚咽甚哀或問那得此副急淚志曰爾日我自哭亡妾耳大中大夫羊闡入臨齊明帝喪闡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東昏輟哭大笑謂左右禿鶯啼來乎此哭那容有三茅容但惜己名不顧阿母負慚湛嫗陶母不愛髮膚而茅母乃狗口腹乎牛刀函鼎割而作羹獨無閑處而必令容見也郭林宗狗名之士直得一餒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追朱泚兵李崧倒用都統印定殺郭崇韜之變事出權宜何嫌反復但太阿倒持不可耳古有御龍氏豢龍氏何以又有醢龍龍何可醢亦張司空所識茅積下之白魚耳然奇見怪聞往往有之隆慶己巳浙餘姚以倭警大蒐試巨礮空中忽墜白龍鬚髯背上有人須臾龍去人墮詢之廣閩瀕海蟹戶也是日捕魚海洋失足沉淵適遇龍升遂抱其項而起至此為礮所驚墮地蚩蚩之氓乃能乘神物騰越雲際瞬息數千里豈不駭絕然則神人駕馭紫蛟赤蚪遊日月之外豈足異哉

韓安國不罪蒙吏田甲宏度不可及然李廣斬霸陵尉

良快事也御頽俗假借仁義徒為罪梯故寧李不寧韓
史弼為河東守中常侍遣諸生齎書請託積日不通諸
生詭以他事謁而達侯覽書弼怒考殺諸生陳蕃為樂
安守梁冀遣書有所請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答殺之
漢人能自立今有此哉此為朝廷守法矣然憐才之心
回嗔破格不獨大賢有之大奸亦有之士有贗作韓魏
公書干蔡君謨君暮心疑之然士固豪魄三十緡遣四
兵送至京并致果物於公士謁公請罪公徐曰君謨恐
不足了君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
能作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夏竟官之陸
士規挾秦檜書干臨川守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白檜

規至請見不出猶問其近詩得之吟賞再四見待如初
詩乃黃陵廟一絕東風吹艸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
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

梁山漢武廟祭之日有蝴蝶數百享其餽餘近之不驚
徹饌始去道州舜祠正月初吉山狙羣聚以千百數跳
浪奮擲五日散獲如之三日散若有驅之者將二帝精
爽未歇假諸物以示不測邪王方平語麻姑曰姑尚作
此狡獪吾于虞舜漢武亦云

論衡張仲師長二尺二寸宋呂文德足長尺有咫文德
之趾半仲師之軀列之諍人直寢息履中耳奄人蓄狸
龐然大如獅而犬亦仰面兄事之將無同

古人遇事會每棄五官不用略舉一二如杜微之聾任永馮信楊行密之盲魏節閔徐安貞之啞司馬仲達之風痺皆有託而然然永信忍入井兒對姦婢而仲達不能忍曝書之遇雨是以終為孟德所劫逮後風痺再發屠人族如刳牢筴豕羊老奸幹手無一點滲漏矣所以濟其術者室有張氏嗣有師昭一門猾賊如蜂蠆團結指衣指粥事事應手行密子穉而妻有二心不得不思轉計佯行觸柱滿腹殺機祕藏不露其用心較司馬氏更苦更深何者家人無所恃孤而寡助也

高帝議所服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命名不避古聖悖矣連次而舉四時服亦

殊為媒褻向栩以顏淵子貢季路冉有目其徒許商號門人唐林德行吳章言語王吉政事炆音桂欽文學公然以素王自待真孔門梟獍乞伏熾磐征西將軍孔子劉宋益州賊黨楊孟子醜虜草賊敢於侮聖人又不足責也朱泚將李日月李希烈將韓霜露上混太清則尤妄名之不倫如此

妒婦不勝枚舉宋明帝敕杖劉休妻王氏令宅後開小肆使賣埽帚皂莢以辱之而賜休妾元亦有乘驛牛狗部之刑然恬不知戒也惟如閩王延翰婦崔氏一日天無纖雲怒霆斃之為快耳但雷斧少妒婦多則如之何任環妻對唐太宗與環結髮微賤輔助致榮今誠不忍

別嬖願飲賜酖而死太宗且畏之矣是一說也南唐杜業妻則曰業本狂生遭際聖運多壘之初所藉駑馬未竭而又早衰縱之必貽害將誤任使烈祖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之是奉旨行妒又一說也要而論之南郡主斯為聖矣

容槎齋詩話卷四

